

# 俺 爹 爹 (二)

徐 櫻

## 錦 上 花

我爹娘在分離的一段時期中，感情上我現在猜想，就有一點兒變動了。奶奶一來，氣氛上又有一些好轉。我爹爹官級直上。我記得他那時穿的制服是天藍尼鑲金條的，軍帽上還頂着半尺多高的白纓。皮靴上有馬刺，腰中還繫着指揮刀。奶奶教我唱的徐州童謠：「月老爺，八丈高，騎白馬，跨腰刀。」我心目中把爹爹同月老爺混和為一，所以歌詞的下一半並沒有進到我腦子裏去。

這一年真是「錦上添花」。我娘第五胎出世，竟然又是個男孩！小弟給爹娘帶來的這一喜，可是非同小可！我母共生四男。大、三兩位哥哥都是俊秀書生型的，二哥同小弟却是高眉大眼粗線條的男孩子，正是我父心目中的典型。並且總覺得二哥之死，因為在日本學生時代，疎於照顧而致，現在家境好轉，他又脫生來了。所以取名「更生」，對他當然也最為寵愛！

小弟弟也真是世界上最乖、最可愛的孩子。雖被父母珍寶一般的寵慣着，但從不聽他吵鬧。

只要他一進上房，我爹娘就是世間最快樂、最滿足的人。我至今還依稀可見我爹爹把小弟擎在手掌上，他不怕，會直站着。爹爹托着他滿屋子跑，父子笑作一團。又有時雙手拿了他的頭腳，高舉過頂。小弟竟會像戲台上的武生那套功夫，直直的空懸橫在爹爹的雙手上。娘則在一旁笑着吵：「別要活孩子了！摔了我的『小禿』，我可要打『老禿』啊！」這是我父母之間的暱稱。爹爹叫娘「太太」。娘叫他們父子「老禿」、「大禿」、「三禿」和「小禿」。

小弟弟最愛聽人問他最喜歡誰。他馬上說他最喜「爹爹」，最不喜歡「老許」。因為老許常常打爹爹。老許也很以為榮，因為小少爺把他和爹爹相提並論。老許是何許人呢？他是我爹爹剃髮撻背的僕人。所以小弟說「老許打爹爹」。有一天，老許正給爹爹塗滿一臉肥皂，預備刮鬍子。小弟一聲不響，拿了鷄毛撻子，照準了老許後

腿猛抽。老許身不由己的雙膝一跪，高舉着括鬍刀大叫，否則就要把爹爹的臉刮破了。爹爹高興極了，抱起小弟又笑、又跳、又親他，父子二人都變成白鬍子老頭兒！全家的人都笑得前仰後合！在我畢生的記憶裏，父親最快樂的家庭生活中，莫過於這清晰鮮明的一幕！

我父為政不輟為學，一二年內，他的官階驟有升遷，尤其在陸軍部，他確是權傾上下的。因為陸軍總長段公祺瑞是對他說聽計從的。同時他又虛懷若谷，厚交當時的一派孺學大師們，如馬其昶、林琴南、吳辟疆、王式通等。文集中有致「馬通伯書」，可見我父公餘治學之勤，同對於學人執禮之恭，軍政界中人無出其右者。他創辦「平報」，發展新聞事業，以廣民眾精確的見聞。開設「都門」印刷局，校訂圈點，重印古文書籍，以資提倡傳流。

## 作 育 英 才

他又發覺時下一般學校的制度及科目，有好

(二) 爹爹俺

多不完善的方面。因此他創辦了一個中學，提名「正志」，一律男生。軍事、體育為主，國文、德文為輔。這正是他老人家要使青年學生智與體同時發展，並走向文、武全材的傾向。他對學生的愛護，一如自己的子侄。我大哥就是正志首期的畢業生，而督訓他則和其他的同學一樣的嚴厲。他教導學生讀書專業就是讀書，不可旁務。北京城五四時的大學潮，全城的學生都參加，他嚴禁正志的學生響應。而中學年齡，血氣方剛，易於肇事，束縛稍鬆就為脫韁之馬，緊了又起反感。若私自出動，無人保護，又怕他們作無謂的犧牲，這可難為了校長。但他到避暑勝地北戴河，借了舊德國軍管處的房子，帶了全體師生去度暑假，以避開這個大是非漩渦。過了危險時期，師



陸軍總長段祺瑞他是陸軍部次長徐樹錚將軍的頂頭上司，他對徐樹錚言聽計從，最為倚重。

生們度過一個多事的暑假平安歸校。一枝之長愛護學生的心情，於此可以想像。正志雖然只有短短四、五年的壽命，我父倒也一償他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的夙願。

在這二三年裏，我爹爹的生活都向各方面迅速雷閃電般的發展。不但政治上的得失，軍事上的改變，以及文學上的潛進，而家庭裏的變換，尤其不可思議。而一成不變的就是我爹爹的一口道地的徐州話，同他永不改革的徐州口味。不但我們自己一家人都說徐州話，就連僱來的男女傭人一律都學說徐州話。他帶的軍隊裏還流行着這麼兩句童謠：「會說徐州話，就把洋刀跨。」（指當軍官的意思）雖是童謠，也可見我爹是怎麼樣的不忘本啊！徐州人家常每日兩餐都吃直徑一尺的薄單餅，叫做饅饅，一直都是我娘自製，現在也從徐州帶來了女工人，專門為製餅的。我不大記得我父坐在桌上吃完一餐飯。我只記得他上桌先唏哩呼嚕吃些什麼湯湯水水的菜肴，然後就把些菜放在餅裏，捲成一個長捲。然後就看他手裏的饅饅捲一寸一寸的短下去，同時讀雜誌同報章，一份一份的看下去。並且他警告我們大家說，喝湯可以出聲，否則也不合乎自然，但吃饅饅不可瓜答嘴，如果瓜答嘴，那就太沒有吃相了。他愛吃的菜，却並非山珍海味，他最喜歡捲在餅裏的幾樣東西莫過於：粉絲炒黃豆芽、蘿下魚、（在拙著「家常食譜」裏介紹過。）油炸散子再抹上一點兒辣椒醬，（我在本市徐州給鍋吃過。）芝麻鹽再擺上兩根生蒜拾再撒上一小把豆豉，那真是最平民化的食物了。但他甘之如飴，說是世

上的美味。我娘笑他的口味永不脫離鄉土氣息。我現在回想，他一定是吃到幼年家貧時吃的東西就觸動他童年甘美的回憶，這不是很自然的現象嗎？

我家四時不斷徐州出產的果瓜桃梨，蕭縣石榴、碭山梨、肥城蜜桃，那都是帶人隨時去採購的。又有些徐州的茶食糕點之類，其實北京出產的各種食物幾乎都遠勝過家鄉的東西，只是我父親離家越久鄉思越深而已！

這時奶奶也來到北京團聚納福，大哥送到正志任校讀書，三哥同我在家請了老師攻讀，小弟弟日漸成長茁壯，一家人表面上是其樂融融，誰知水底的巨渦暗礁正在逐日形成呀！

豔 遇

我娘本是賢妻良母典型，她真是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」的人。現在生活優裕，她用不着親操井臼了，然而當日勤儉度日的光景，使她一時不太宜於富貴養尊處優環境。有時竟同我父意見不合起來。而侍奉老母，撫育幼兒，責任都在她一人身上。我現在想起她在百忙中，還親自為我纏足。我父在百忙中還願得反對這事。我裹了三天腳，正疼得心慌，爹爹看見了，大為生氣。他親手給我裹腳條打開，扔得多遠。他說：「今世何世？還要裹腳！太太！你在日本時把你那三寸金蓮泡在熱水桶裏都放不大，疼得白天跪着去。都忘了嗎？」我之得免於難，俺爹爹之恩也！因為爹爹政務日繁，他無暇內顧了。我娘把依如磐石的丈夫，就難免疏忽。北洋時代，軍政

兩界的朋友，誰不是花天酒地，妻妾成行的？我父少年得意，又怎麼能逃掉各方面的誘惑呢？

就在這時，朋友們帶他認識了北國的花魁女沈氏，花名蘇映雪，她是當時的花國狀元。同輩的好多人都傾倒於她，而她也沒把當時的一些達官貴人看在眼裏。此人雖出身青樓，但確是不凡。我爹爹只在她的香巢擺過一席花酒，她竟決意委身從良。她是親娘作鴛母，當然一切由她。而我父親那時對她卻並無深意，也許就像玉堂春所說的光景「喝一杯香茗便起身」。後來還是托人帶信說她一見就如何的傾心！我爹二度再訪就被她給迷上了。這是很多老朋友都知道的事實。

蘇映雪確是一個姿容儀態都十分了不得的人品，不然我爹爹家有嬌妻，怎麼能看得上她呢？這一迷可不得了，急轉直下，就把她藏之金屋了。娘漸有所聞，但那時的風氣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。雖有吵鬧，但據說我父一生除沈氏以外，從來沒愛過別的女人。他對我娘只有敬重同欽佩，（我可不知這是誰說的。）他真割出去了，有時竟不回家！老佣人王大娘是小弟弟的看媽媽，竟抱了小弟弟帶了我到沈氏處去哭鬧。沈氏是何等機智的人，就大把大把的金錢、糖果、玩具收買我們，並且說她常聽別人說太多麼能幹、漂亮、賢慧，她多麼渴望著回家伺候，就怕太太看不上她，要給老爺娶好姑娘；又說自己多麼命苦，雖有親娘，還不免墜入風塵，說完又哭得悽悽慘慘，求王大娘為她向太太說話。然後又立刻給我爹爹穿大衣、戴帽子，請他馬上回家！于隔一個

花甲子了，當時情景就在目前。這樣一來大家索性稟明了奶奶同娘親，就把她接回家來。她一進家磕頭跪拜，非常知禮。馬上卸去濃妝，打扮亦如良家婦女。奶奶同娘一看她真是靜若處女、秀如蘭蕙，居然都很喜歡她。取名「定蘭」，字「晚君」。她真能討人歡心：伺候奶奶，看管小弟弟。買了縫衣機，給我製了多少套洋衣洋裙。母親特准許我同小弟弟都稱她為「小娘」，這可是了不起的「尊稱」啊！她從王蔭泰的德籍太太學德文學鋼琴，從我們的老師讀四書、五經等。我爹爹對她更加寵愛，也不治遊了。我父有詞一首，可見當日的情形。

## 被花惱

答畏廬（林琴南先生）

神仙美眷閨卿媛，消受隔簾妝曉。紙閣疏梅破微笑，明珠約頸，橫波媚眼，靜寫消魂照。溫宿夢，倚新嬌。願人長壽花長好。魅地怯朝寒，辜負香念怨天早。中寬浪律，酒礙歌程，結束閒煩惱。任吹涼送暖傍東風，向飛絮，禪心證空妙。祇一例，付與幽窗噓翠鳥。

原註：晚君來師，余久不出。畏廬以詞見調，故略以閨中起居答之。

沈氏定蘭在花園能登上「狀元」寶座，她確不是平凡人物！她雖貌如天仙，但其心術可是難測啊！俺娘雖是兒女雙全，也有她的才幹，但是要一個青樓特出的女子爭一日之長，可決非對

手呀！

俺娘所努力的，所爭取的都在明處、大處：持家、相夫、奉母、育兒，她都是克勤克儉、克盡厥職，她從不在小處用心思。俺爹爹也倚她如左右手，日子多了，就習以為常，認為這都是她的份內、單獨的義務了。最不幸的是我母又乘有自幼被外爺爺寵壞了的剛強脾氣，毫無心機手段。對我父有不痛快的事，或對沈氏有不滿意的地方，她就一無保留的直說出來。我父身邊除了愛妾以外，還有別的小人包圍，投機、討好，這樣一來，他對於多年的「糟糠之妻」就日見離心離德了！但是「柙虎之出，積玉之毀」，各方面都不能辭其咎也！

沈氏定蘭嫁到我家，也不過短短的八年。而這八年的生活她可是享盡了最美好的一段！我不知她的真實年齡，但我想她的生命不會大過卅歲吧。自她一進家，我父正是步步高升的階段。她又年青貌美，乖巧擅寵。不知那時是怎麼一個制度，現在回想我娘好像每事都退讓似的。

## 賞心樂事

我記得俺爹爹到正志中學去演講，或者舉行畢業典禮，或者是懇親會什麼的，都是沈氏帶了我們同爹爹一齊去的。有時到南苑去閱兵，也是她帶了三哥、小弟同我坐了雙轡的馬車，父親穿了全身的軍裝，腰間掛着指揮刀，頭上顛巍巍的白櫻軍帽，騎着白馬，蹄聲得得緊靠着馬車，並駕齊驅，英雄美人，相得益彰。爹爹是那樣的意氣高昂，與高彩烈！沈氏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指指

點點的說說笑笑，是那般的歡暢！那般美滿！這種場合，俺娘爲什麼從來沒出現呢？模糊印象中又好像沈沈氏之去是爲了帶領我們兄妹出遊，這個更不可成理由，我們兄妹自有男女僕婢帶領，何必要她出馬？分明是她隨我父出遊，我兄妹不過是在膝下承歡啊！不管怎麼說吧，這種「賞心樂事」，我娘總是沒參與就是了，也許是不屑於，我不懂！

民國初年的北京，平劇正在鼎盛時期。爹爹很喜歡看戲，也很想討娘的歡心，凡有名角上演，我家都有包廂。我娘對於三國、水滸和其它舊小說都很有研究，照理說她對於這類戲劇應該是很可以欣賞的，但是很多次她也不去。有時曇花一現，她到戲園子裏喝杯茶，吃點兒水菓，和鄰廂的太太們打個招呼，名角還沒上場，她又打道回衙了。沈氏夫人可是高據包廂，大大的享受，玩到夜深，曲終盡興而同！俺娘真是不適宜富貴圈子裏的生活習慣呀！沈氏真是有福氣，她不用操作家務，有錦衣玉食；不必生育，常有兒女追隨，（她出遊總是帶了我們其中的一、二人。）僕婢成行，丈夫寵愛，大妻寬容，時下誰不羨慕我們的家庭快樂融融！然而苦命的爹爹、薄命的小娘、短命的小娘，這種快樂的家庭生活，來日無多啊！

## 大殯大禍

這時我爺爺過世也將近十年了，還有去世多年的太奶奶（曾祖母）都是浮屠着並未安葬的。爺爺去世時我爹還在日本留學，他老人家既怕把

兒子叫回來，就誤學業，又怕我爹爹回來後以沒得盡孝而過份的傷感。所以臨終吩咐我爹爹發跡以後，再由他去料理一切。爺爺望子成龍的心，於此可見。我父以後的風光，爺爺雖然沒得享受，然而真沒負他老人家所祈望的啊！

俺娘奉了奶奶先回到徐州，安排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然後擇了吉日，俺爹爹才回到老家出了一個官上加官的大殯！這件喪事辦得極其風光體面，也可以說是俺娘一手完成的。奶奶也很滿意！告訴我父母說她這個小兒子小媳婦盡了最大的孝道，爺爺過世時就老覺得他沒得把太奶奶殯葬了，於心慊然。說是要等我爹爹發跡，母子一同安葬。今日泉下夙願得償，而且身後的哀榮，遠比爺爺當日所能想像的要高出多多。奶奶說爺爺泉下有知，一定會含笑的。而且她老人家，有生之年也再無所祈求與奢望的了。我爹爹想起爺爺常常悲苦，但是爲人子所能盡到的孝道，他可以說是無愧於心了啊！

奶奶這次回家就再沒同我娘回北京。主要是捨不得我那位終身帶病的小姑娘，而同時北京的這個家也有點兒呈現搖動了。主要的還是爹娘的情感已今非昔比，徐州人好說「娶個小老婆，立見家不和。」真是一點也不假！緊接着同胞的老六出世，她是女老二，取名書環。我娘的心冷了一大半！如果她要爲我爹爹保有四個兒子的願望，家庭的幸福，當是另一番光景。現在又生女，那時母親已經三十八歲了，她認爲這是最後的一個孩子。我們兄妹五人，都是俺娘親自哺乳，只有二妹是請了奶媽餵養的。可憐的她之來到人

世，是這樣的短暫又不被重視！她實在是生不逢時，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多大的喜悅！稚子何知？她真是無辜！俺爹娘當日的心理實在爲要不得！

更不幸的是爹爹官級日隆，包圍他的 smaller 人也日多，沈氏定蘭也不像初進門時那麼馴良純善了。她獻盡了殷勤，這本立她的智謀，不可深責，而最堪痛心的是娘的倔強脾氣，也是一天天的更不能收斂。在這各方面的因素之下，這個快樂的家庭，真是岌岌可危了！正在這時，我那歡蹦蹦跑的老五，小弟弟忽然染了白喉症，一痛而逝了！啊呀天吶！我爹娘的悲呼慘叫，那時的情景，只有說是世界已到末日，也許可以形容那時的絕望！我父親有一篇文章。

### 袁更生辭并序（民國五年）

更生者，徐州徐樹錚第四男也。丙辰（一九一六）四月十二日殤於京宅。先是第二男武五歲而殤。其母憶之甚，每祝其更生。後舉是男，名之曰更生。意果殤武之更生，而有以永其年也。而不爲其更以五歲殤也！嗟呼！兒輩夭折，家之戚耳！寧知國更多難，足以觸緒興懷，有如今日之甚者邪！殤武之生也，歲在癸卯（一九〇三）。是時清帝及太后歸自西安，未及一載。方整軍典學，朝野憂動，氣象隆隆直起，天下望治矣。及武之殤，厥歲丁未（一九〇七），帝及太后相繼崩御。孺子踐阼，朝政委於駭豎；以厚賄馭吏，以苛政暴民，曾不幾年，國家元氣，鑿衷殆盡。洎乎辛亥（一九一一）大命遂禪。更生生於次

(二) 爹爹俺

歲王子(一九二二)：當其時。六合鼎沸之後，甫定於一。徒觀於外，非不金玉其光，瓊寶可喜。豈知喪亂頻仍，寰宇騷。鞏寧之干戈方酣(註一)，陝豫之馳突靡已(註二)，疆鄰逼約，忍垢求全(註三)：不於此時引綱維，竭智慮，明恥激厲、休息元元。顧乃張皇自大(註四)，直揭其瑕穢之私，以飾智而驚愚。滇池大波，(註五)，鬱然特起，以迄於今。內外交迫，國脈不絕如線矣。是皆人謀之不臧，抑於天乎何尤！前乎今者每間五年，況而愈下，既有如此。後此五年以往，知更何如？使再不洗心悔厥，痛自懲愆，則更不如今決也。然處薪謂安習成自然。以前之徵象，例後之云爲，則改弦易轍，終屬虛望，又可決也。則有以見夫生居此世，抱饑渴之憂而不釋者之勞，而未必有獲；不如禪子無心，泯泯然以生，混混然以死者之自得甚逸亦決也。然則更生更殤，又何足念也。既殤之十有三日，瘞之朝陽門外二里所二花之原。爰爲誄曰：

嗚呼更生！汝不更生，傷余之心。余上有老母，禮不得妾哭汝，而又何期有淚之盈襟！嗚呼更生！汝豈踐殤武之夙因？不然，何秉慧之欣欣，何賦體之堅純，何得年之維均？而惡疫之侵尋，蘊熱之燔燼，曾不泯乎十二之辰，而遽賈汝生：儼儼乎妖癘之重申？嗚呼！國遭艱屯，世態泯，孰職其云？毒流斯民，為袂袂，不彼人之降臻，而獨中於無辜禪子之身：天道至此，寧復何論！嗚呼更生！余今為汝，

買邱一壠，瘞汝遺骸，永以奠汝之弱魂！汝知也邪，其不知也邪？悲起滅於泡影，何生死之足陳！

註一：鞏寧之役在民國二年七月至九月。註二：「白狼」匪亂，從民國三年一月鬧到八月。註三：指的是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。註四：指的是袁世凱想作皇帝。註五：蔡錕雲南赴義，在民國四年十二月廿五日。

#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訂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一論諸葛亮一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戶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# 海天感舊錄
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